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八

星夜走荒山。此時途徑已熟，不比來時之困阻。更挾一腔義俠，有進無退，有死無生，奮勇直前。一日夜跑四百里。荊榛刺足，血流及履，幾忘其痛苦。足生繭，厚及寸，風霜砭肉，皸裂如冰紋。此時吳三桂虐待苗人，派滿洲綠營兵，及其慘無人道之走狗，絡繹布於苗疆一帶，之苗人出入邊境，捕得者，女則姦殺之，男則髡黔之，凌虛至死。灌鬆油於臍竅，置導火線以燒之，旅行無一免者。而生即以是時出發，不三日，竟安抵滇城。既入城，累累如喪家之狗。茫無把握。蹀躞於僻靜之城隅，忽有從其後而拍其肩者曰：「鄭先生，別來無恙乎。生回首視之，是其人為一怪漢。鷹頭豹眼，滿臉赤須，作軍人裝束，年事近六十矣。陡吃一驚。還問之曰：「翁何人，胡相問訊，某亦非姓鄭，翁得無誤耶。」怪漢挽其手。低聲曰：「此非講話所，請借一步。」生姑從之。至北城下之陋巷中。入一下等旅店。坐既定。生番視其面部，覺有三分面善。然此地無舊友。初不能省記其誰何。但睜目張口。視之不少瞬。念此人而苟為暴客。吾將結果之。怪漢扃其門。行近生前。囁嚅言曰：「先生善忘。想不復。下走矣，然先生尚記旅行之日。曾入天化山。有為君之東道主。而兼為君之丈人峰者乎？」生一聞天化山三字。霎如夢切覺。知此老為天化山之苗酋，固曾以夜苗女選婿。選為臨時駙馬者，當日深山石壁。軟禁三人於壁內。其狀如石槲。而苗女夜就生，宛然如伉儷。咄咄。此怪漢者，自命為丈人峰，非僭分。尤非冒命也，苗女之名曰冰娘，吾今補敘之。生何為三人，為老叟，則後來苗王稱為老伴，招待於秋獵軒者是。其一為某少年，於逃出石穴時，受傷而死。冰娘送生出穴，涕泣分離，願相守至白頭，永存夫婦之名義。此前學也，今茲怪漢，厥為女，為大化山之苗酋，其名曰石叟，著者一一復述之，用以清吾書之眉目。生驚且駭，喜且悲，因叩首，謝當日招親之誠意，兼自致其歉忱，問冰娘近狀，備言思慕，泣數行下。石叟難為情。亦灑幾點老英雄涕淚，怨生棄置其女，殊不近情，且曰：「冰娘別君，山中不自聊，終日以眼淚洗面。雖然，大丈夫為國忘家，老拙終然爾諒。他年得志，毋負此可憐雌也。」生曰：「丈人改裝至此，意將何為？」石叟拊髀嗟歎曰：「吳藩恃其武力，擬用兵於苗瑤諸族，芟而鋤之，以拓其西南半壁之江山，帝制自雄，夜郎自太。老拙雖蠻夷大長，夙受冊封於明代，吠鳥不忘故主，常人之情也。用是臥薪嚐膽，崛起大化山中，以與吳藩相觚抗。小女為君故，知君此時，必在滇中，故遣老拙出山，一以刺彼敵情，一以探君下落。不圖於此間遇，信天緣也。」生聞叟言，亦為之動色欣慰。石叟笑曰：「餘不友汝面婿汝矣，吾婿冒險至此，卻緣出事。」生頓足曰：「言之滋痛心。吾有義弟，誤中賊計，陷於滇城。今生死不可知，著落不可知，吾是以奮身相救耳。」石叟曰：「義弟何名？隸何籍貫？因甚而誤陷賊中？賢婿得之風聞，抑實地調否，確有其事？」生曰：「吾義弟之父，為玉英嶺須彌土司，蓋苗人而深通漢學，曾壯游大江南北省，夙若流寓金陵。萍水相逢，遂訂盟為手足。其人慷慨好義，與婿宗旨相同，與丈宗旨相同，亦一致哀悼前朝，而誓與滿酋不兩立者。意彼奉須彌土司命，入滇南，運動軍隊，以此落奔，抑未可料。吾僅從其父口中探出，其父及家人等，秘不告餘，恐傷餘心也。」費叟作奇異色曰：「餘大化山苗族，與玉英嶺苗族，同為槃瓠氏之遠裔，質言之兄弟也。然道遠，不相行來。竊聞人言，須彌土司，地大物博，形勢兵力，甲於諸土司。國變以後，割據稱王，陰結滇黔湖，桂諸苗瑤，如六國抗秦故事。敵部亦於通聲氣，暗中輔助進行，然不聞苗王有家廟，但聞其女公子二人，文經武緯，翌贊苗王，修內政，簡軍實，蔚然稱山中盛治。聲威教化，為諸苗冠。吐瀾頗忌之。今乃知二女之外，復有長公子，胡天生英物，乃槍萃於一門也。」生曰：「良然。其長公子半生出外，淮江跡浪間，頃又來滇。身入不測地，宜乎丈之不知其人人也。」石叟曰：「吾輩初來，惟一宗旨，當互守秘密，勿稍露風。聲此間陋巷蓬廬，為下等旅店，非人所注目，而江湖負販，時有隱名匿姓，當世有心人，流轉是間，得從彼輩口中，刺取吳藩之行事。汝為吾婿，不啻吾半子，宜認為父子，當作二那獵戶，入城小住。添購糧食用品，方可掩人耳目。婿意如何？」生曰：「謹受命。」石叟又曰：「婿初到，宜暫息影，勿遊行街市。緣婿曾被補，官中人識汝，吳藩尤識汝，苟不幸而第二次見官，汝必幸無理。」生曰：「丈愛我，良足感，但我不出戶庭，胡能偵知義弟之所在？事迫矣，為弟故，又寧能自愛其身？」石叟笑曰：「苟吾婿而掉臂城中，人地生疏，此等重要囚徒，寄頓何牢？審訊何牢？窮汝之力未必即得，而偵騎密布，羅織森嚴，恐汝之義弟未得，而汝之首級，已高懸於昆明之城。從井救人，亦何所益？老拙言此，因另有深謀遠慮，為吾婿策其萬全也。」生喜而問故，石叟曰：「婿知我著軍裝，虬髯頰滿，體乾魁梧。自其外觀之，純然一苗族之魁首。顧我能縱橫城市，出入於亂世披猖之會，軍隊林立之中，而敵不我疑。我不自餒，抑又何故？」生乃端詳其上下，不覺哈笑，終莫測其所由。石叟探手囊中，出一件硃墨燦然之公牒，舉以示生。生閱之則赫然吳西王之玉璽，及其手簽之委任狀，蓋委石叟為苗酋之領袖，利用偵緝內奸，以告發群上司之不軌者也。其爵秩規滇城之提督，其俸視視食彩之公爵，生見之駭然。私念我乃不慎，徑以心腹告之，且以苗王之機密命人。噫！餘固可危，餘之義弟，益不可拯救矣。石叟睨之笑，既而挺腔卓立，以手指其鼻曰：「婿視我何人，我苟陷媚者，寧俟今日。我老實告訴汝，汝自出山之日，由玉英嶺出發，越某山，過某站，餘即尾隨汝。及汝抵滇城，立通衢，累累若喪家之狗。餘始拍汝肩，拊汝背，種種做作，特顯汝以神通也。餘欲捕汝，當在汝入城之頃，寧俟今日？餘苟真為吳逆之虎俵，自戕其同種，則不須以吳逆之蔓書，赫然昭示汝。婿何無膽？膽乃小如鷄？殊不類餘之東床坦腹。何者餘女雖巾幗，其遇事果決，生死成敗，不足動其心。以婿較彼，婿當向妝拜下風矣！」徐徐折疊其文件，納之於懷。命店中酒保，取烈酒一壘，黃雞一隻，牛肉一盤，熱蓬蓬，端以至。石叟命生侍坐，執手呵呵笑。鎮之曰：「婿勿驚，如此琴縮，焉足辦大事？雖然，婿亦非無膽者。往者風雨之夕，背餘出走，夢夜走荒山，入地道中，機關木人林立，一失足，立齏粉，而婿乃突出重圍，視之亦無物。嗟夫！吾婿，何此時有膽，而今日無膽？前後異趣，如出兩人，此真老夫所不解者，盍飲斯？為老夫浮一大白，用以自贖其前愆。婿乎，汝忒寡情，乃置吾女於不顧也。」言次，以瓦鉢盛烈酒，酒為廣西之三熬，不亞於汾酒。捉生耳，如將何之。生大窘，自陳酒量窄，不克飲。石叟慷慨作色曰：「大丈夫此且不怖，寧懼飲，顧涓涓者豈毒藥哉！」立奮而飲之，狀殊不憚。生自悔，多疑善忌，匪所以待老人，且生之於其女，初非有特殊之情愫，尤非正式之手續，換言之，蠻婚耳。然而生之逃，苗女實專之。生之死，苗女實生之。洎夫臨別贈言，歎歎泣涕，誓相守至白頭。此時此際生之心悔，生之志苦，生之不愛之愛，不戀之戀，忠難情感，由是而條然發生，概言諾之，為未婚禍未合體之夫婦，亦既一諾千金矣，胡能不認彼為岳丈，詔認彼為岳丈，胡能不受彼之責成？區區勸飲，寧足辭乎？生乃謝曰：「丈飲我，愛我也。我量拙，不能飲，尤不能飲此烈酒。無已，易以醇酒，其可乎？」石叟察其意誠，命酒保易之，易以雲南之黃蕉酒，酒馨而醇，味殊甘美。按雲南山野，遍地皆王，蕉丹荔，上人候其黃落也，拾之以釀酒。生飲此，如飲甘露。酒酣，石叟大言曰：「餘懷挾逆藩之璽書得出入滇城，及沿邊備郡縣，滿城綠營兵，皆不敢留難，優加待遇。餘以此得見吳逆，吳逆以腹心相奇托，自提督總鎮以下，親我若同胞。然我乃無官，不啻閒雲野鶴。行蹤所至，輒遇辟河扼塞，一一暗詰之。而調查逆蕃部下軍官之舉動，及其民情狀況，歸而報告苗瑤。俾先事而為之備，吾今為婿設策。婿勿出心，餘當任其勞。今已夜深，風塵因頓，宜以斗酒自犒，而兼犒吾婿，勉盡一觥，吾當於明日出行，為汝探聽一切，必得汝義弟消息，無憂也。」剛言到此，忽聞門外剝啄聲，聲甚急，相顧失色，恐耳於垣，或生意外之奇禍。店主欲啟關，石叟搶前一步，擊其肱，勿使動，而敲門之聲益厲。彼則拔劍出腰間，右手按劍，左手持燭，以目視生，使亦問時戒備。生挾一彈丹，逡巡從其後，於門隙中窺之，則有人影幢幢，按二連三，皆彪形大漢。察其狀，閃縮如鬼祟，且叩門，且低聲曰：「開門，還不開門嗎？石叟問曰：「汝何人？外間未答，聚語囁囁，則有發聲者曰：「毀其門。」隆隆一處，群大漢排題而入，善然門驟辟，當先之大漢，奪門而入。剛履闕，又聞逼迫聲，猝有彈丸一顆，打中大漢之腦部，腦漿進流，滾地而死。又一大漢繼進，見石叟，猛撲之，舉長柄之古式刀，當頭便斲。石叟服殊銳，閃身側避之，趁勢揮利劍，劈去其右手，亦僕於地。餘眾稍披靡，生更以彈丹餉之，接二連三。大類流星趕月。

百叟餘怒未息，舉右足，踢斷臂之暴徒，問其到此何干？其人答曰：「某本八旗兵，隸某部統部下，據密探報告，有苗酋潛入

內地，謀為不軌，爰奉令搜捕，不意誤犯虎威，尚乞饒命。」石叟，竊笑曰：「汝都統之眼線，誠為靈敏。餘為苗酋，餘以苗酋潛入內地，自認為不虛，但汝等亦宜細加調查，方可從事。以鹵莽滅裂之故，誤汝等狗命，殊為不值。」乃袖出名刺，差人送平西王府，投主管軍官，為解釋事由。軍官轉稟於吳王。王召某都統，責之曰：「此大化山之苗酋，投餘節下，供餘奔其走，與其他土司不同，其爵秩分位，可與提鎮平行。汝何人，故逮捕餘之命吏，姑念汝因公獲戾，不加嚴譴。汝宜親詣誤彼處，自供誤會，彼此消前釋嫌，毋令人遠裏足，誤我戎機。餘得旗員百人，預然能，招搖生事，不若得彼苗酋一人，尚足為餘外援，汝則臥貓耳。彼猶獵狗也，同養於吾邸，而貓乃與為仇，先擊事，傷人命，餘劍甚利，汝其慎之。」該都統匍伏堂階，磕響頭謝不殺之恩，抱頭鼠竄而出。出藩邸，跨馬揮鞭，直至陋巷中之旅店，謁石叟，負荆請罪。旋召忤役，昇去死屍及傷兵，其事遂寢。生怪之，私問石叟曰：「其人為八旗都統，係滿庭飲命大員，位在將軍下，秩封正二品，胡逆藩指而叱之者，不齒於人顏？偏袒丈而黜彼，何也？」石叟笑曰：「蓋以蓋代英豪，深通時務。時至今日，尚未知逆藩與滿庭之關係乎？滿庭入關僭位，分置八旗家將，駐防於各省，以監視沿督邊之撫舉動，而壓制直省人民之反側，夫是以有將軍都統之功狗名詞。」叟至此，忽憶一事，笑不可仰，引伸其詞曰：「他省之將軍都統，所以監視其總督巡撫者也。獨滇省之將軍都統，則受制於吳藩部將者也。吳藩陰與滿庭脫離關係，則對於滿庭之命吏，視之若仇仇。仇有一次，敕某都統入內，諭之曰：「汝為我忠僕，在理宜為我治事，勿辭免苦，因驅之入內，為五華山宣娥人等，滌除穢器。都統懼其威，不敢不執役。滌畢，言以燒餅一枚，清茶一甌，食且飲，甫入口，有異味欲吐之。旁有侍衛按劍曰：『地大王賜也，汝狗胡得無禮。』乃咽而吞之。都統出，噤不敢告人，借他事，乞將軍，為上表辭職。將軍亦懼於吳藩，不敢也。吳藩佯為交好，敕將軍都統之妻妾，入宮與於妃燕見。其美者，王奸占之。其丑者，命充女傭，並留其女子，永永不得出宮，如交質然。將軍都統有怨懟者，夤夜命劍客，入其署，割其下部之舉丸。有前任右都統某氏，以此暴斃，泰聞於滿庭，循例優恤而已。近三五年來，其所任命之將軍都統，皆吳藩就近所任命。但詳請於滿庭，加以委任而已。此非無聊。乃一易其服從滿庭之心，為巴結逆藩之計，於是對於革命黨徒，中傷羅織，無所不至，以博逆藩歡。吾人今茲之被擾，即其一端也。」生為之軒渠不已。

次日黎明，石叟訟生留守旅店，彼則輕身出外，為探聽須彌公子之下落（按即生之義弟），至晚方歸。汗流浹背，臥於床，喘不輟。生問事體如何？搖其首，不能答，但指其口，生會意，蓋老人奔波鎮日勞且備，饑渴甚，聲氣不相熟，故喘息而不能言。生乃命店中侍役，以飲食進之，身久良久，始能發聲曰：「婿乎，汝之來，大誤矣。」生愕問其所以誤，石叟曰：「婿托我訪義弟，而此被逮下獄，所稱為革命重犯者另為一人。婿之義弟，當屬青年。而該犯，為老叟，根本完全錯誤。告婿殆虛此一行矣。」生聞言，喜且懼，喜者，喜其非義弟；懼者，歡其為同弟難之老伴，即前問所云老叟者是也。振袂而起曰：「有是哉？老叟其果真被擒矣哉？吾誤矣。苗王及兩公子之秘密磋商，與滇中駐謀之倉皇稟報，無非為老叟一人。其所以極端秘密者，主人情重，甚不欲嘉賓遠去，而繫之維之。皎皎白駒，此情殊可感。蓋恐一經道破，我必星夜出走，千野赴援，則空山之中，父女二人，頓領寂寥。嗟夫，餘生命蹇，到處受人憐，以而碧翁不情，偏又平地風波，使我欲留不得。冰娘前事，丈知之矣。今茲須彌，及吾義妹兩人，設心處慮，亦猶是也。雖然，此中大有天意存焉，吾不誤會而出走，胡得履滇城？吾不履滇域，胡能遇吾之丈人，而借知吾冰娘之近況？更胡能偵知老叟之失事？而犧身以入虎穴，赤手以捕長蛇。丈乎，繼自今，告恐為國家而殉，為種族而殉，為朋及急難而殉，或終不能再見冰娘，以慰彼白頭相守之志，則丈之婿我，特婿其名。天壤茫茫，將索我於五華山陰，昆明池畔，為斷頭厲鬼，為無主孤魂，如是然耳矣。冰娘何辜，乃嬪此不祥之人物？丈其謂我何？」石叟掀髯大笑曰：「陋哉餘婿，拙或餘婿今汝眼眶裡，猶不知我父女為何人？須知天下有崇拜英雄，願求千金之驥骨者。求而得之，中心快慰，固不必論其骨與不骨，而其名貴之品格，固猶是千金驥也。婿即其倫也，名者實之寶，今日獲其名，安知他日不竟償其願？就令終不償其願，則吾父女靈魂方寸，長置君於懷抱中。清風明月，向天祝曰：「吾有婿如鄭養庵，吾之目瞑矣。」婿以精神，不人形跡，夫是之謂吾女，夫是之謂吾婿。吾者餘方割據山中，勢力頗不弱。土司貴族，中原宦裔，吾女寧無可婿之人，而奚必贅君為婿者也？」生大感動，回憶到塵，深咎自己之薄倖寡情，辜負冰娘，太無人理。然轉念一身多難，為國為家，為友為弟，此後臨危犯難，命盡小知何時？彼深山窮谷之美人，再世恐難相見。低頭默想，英雄淚浪浪滿襟，石叟慰之曰：「吾婿勉之，人心患不堅，堅則金石能開，山嶽能移，區區一吳三桂，滿庭乳臭之小兒，寧不能斬之以劍，係以之繩，大仇既復，家庭之幸福隨之，投鉅遺艱，匪異人任。丈夫貴立志，無效兒女子嚶嚶囁泣為也。」生再謝拜曰：「丈人教訓之言，敢不銘心刻骨。今茲第一著宜先救吾友，計將安出？」石叟聳肩不語，周行室中，雙目炯炯有神威。時而搔首向天，時而舉足頓地，忽作猿猴跳，跳出戶外，左右察視，見無人，亟反身扃其門，執之右手，出食劍兩指，用作筆，書二字曰「苦肉。」生愕然，莫審其用意之所在。彼乃附耳良久，且言且四顧，似防屬耳於垣者。坐聽訖，而色變手搖首歎氣，似不贊同策畫。低聲曰：「丈老矣，胡堪此苦？為叟故，為叟之友故，致陷丈於血飛肉薄之場。否尚有天良，胡能對吾丈？抑胡能對於冰娘？此必不可行。」石叟微笑，絕不置答。亦囑之曰：「老拙苟非萬不得已，斷不出此下策。叟可勿憂，惟有一言，叟須緊記。餘日間或將遠行，期以數日，必回來視汝，汝萬務他出。非奉吾命令，一步不可行。汝謹志之。」生姑領之，至次夕而石叟失蹤。凌晨出店門，候至深夜，眼望穿，終不返。生焦灼，不可名狀。弟念叟有遺言，不敢造次出行，以訪尋其下落，杜門鬱悒而已。著者今趁此時間，補敘老叟人婿之遇險矣。

老叟者，即生之旅行伙伴，蓋中原人氏。流落滇南之荒山，開旗店。生以暮夜投宿故，因遇之，結為患難交。叟夙嫻武技，彈丸擊劍之術，靡不深通，能二竹枝，作二箭，飛射猛獸，再不失一。生與之偕行，入大化山，種種冒險之情形，前文已言之。今復日重提者，一以醒閱之眼簾，一以貫吾書之線索，吾更補綴老叟之名稱。其名曰獵叟，按玉英嶺之須彌土司，辟秋獵軒以居之，戲呼之曰獵叟，吾書因之改稱之，所以區別於石叟，於一目了然也。獵叟嘗自負，謂我生為無名之老英雄，雅不欲以區區乃字，流傳於當世，故前書以老叟稱之。從本人之志願也。下文以獵叟稱之，清吾文之界線也。閱者諸君，尚當諒之。苗求欲有事於滇南，誅鋤吳逆，擬親身一行，獵叟阻之，慨然請纓，為苗王之替身。苗王嚙其志，感其情贈以鉅金，俾壯行色。獵叟世代居滇，滇南多獵戶，貴游子弟，江湖豪俠，恒於秋高馬肥之會騎款段，戴雪笠，行獵於高山中，恒住宿山嶺。峽中茅店，即獵叟之故居也。叟雖世外窮民，然性頗好客，客至，餉以野味，飲以家釀，意氣苟相投，不取一文值。客高其義，與之深相結納，訂約而去，吳三桂開府滇城，潛蓄異志，一時推瑯屠拘江湘亡命輩，皆以平西王府，為孟嘗門第，食客數千人。黠者得高官，膺厚祿。自上總督巡撫，下逮鎮參游，獲紅頂花翎者，不知若干輩爛羊頭，關內俟亂他滔滔，博官容易。此輩探丸鳴鏑，日言武技，深為吳王歡。少年英俊，雅喜趨承，或能楮別徑，勾通吳王之寵姬，則進身尤易。吳王青眼所及，每畜之為義兒，廁之群世子之列。藩邸中螟蛉子孫，無慮百十數，溯其未得志也。韜鷹大野，立馬高峰，臨時之東道主人，即他日之旅行獵叟。叟一人滇境，扭乞丐，挽提籃，穿葦葺之破絮之爛衫，頭戴雪笠，笠如漁之人網罟，片片懸鵝際，霸於額。叟乃覓青蛇一尾，竹枝二條，旋舞於通衢。口操怪音，唱山歌，格磔如秦吉了。觀者環面立，團之如堵牆。有詫之者曰：「此叟太離奇，得勿為北方之間諜。」或曰：「察其音，似為苗瑤之尾聲，其為諸土司奸細，或當近是。」則有駁之者曰：「人老如丐，頹喪如陳死人，即問諜奸細，是何害？」於是鮮衣怒馬，排眾而前者，「噫！此非某山之蓮旅主人，其名曰獵叟者耶？固吾為老友也。胡為乞於斯？」次言，飛身下馬，以轡授御者，挺胸翔步，排眾而前。諦視之，故獵叟。戲以手，揭大雪笠，呵呵笑曰：「老友，池在是耶胡一寒至此？」叟乃揚其目而視之，亦失笑曰：「婁大哥，久違了。不圖乞丐餘生，獲見從前之狗友。君已發跡，車笠已殊途，如老拙者，會作溝上瘠耳。」婁某是何人？婁其姓，滿兒為其小名，從前為貴游僕俊，曾入山，與叟復杯中友，今則煌煌參將矣。以邀寵於吳王第八妃，得錄為冥齡，吳王信任之。長安走馬玉帶錦袍，風致翩翩，非復當作廝養矣。然其人尚存忠厚，念舊友，殊殷殷，寒喧數言。見人叢喧嘩，說話終不，則探手胸際，出一名刺，其後有官銜地點十灣寫分明。莊容謂叟曰：「我竟叟多年，終已不見，正怏怏。今幸遇故人，請於暇時過我，我有片言，欲為告叟。叟其勿忘。」略一拱手，跑馬加鞭而去。途人問叟曰：「此汝友耶？」叟聽曰：「然。」皆怪詫曰：「斯丐大奇，乃與士子為故友。」叟曰：「胡名王子，某但識其為婁滿兒耳。」其人曰：「汝忒大膽，向貴人，稱名通姓。汝知彼

為何人？此平西王之得寵乾兒，以三品銜參將補用者也。」叟愕然，亦不之答，仍演其故技，豎兩竹枝，置青蛇於竹端旋轉而舞之。蛇性馴，知叟意，精光小目，注視叟，屢昂其首，作點頭狀，俄而蜿蜒蓄勢，繞竹枝，為圓圈形，蛇身離於空際，騰躍如游龍。此時收其竹枝，用以指揮，叟曰左，蛇則左，叟曰右，蛇亦右，或作金錢樣，或作八卦狀，或作連環之玉珥形，忽累然而上墜，墜於叟之頂。其直如筆，夭矯如書天，由頂而額，橫如秤桿。繼則鑽入叟之鼻，此竅入，彼竅出，竅窄而蛇鉅，然蛇能變化伸縮，居然綽有餘裕。最後鑽入口中，須臾而盡，叟佯作吞咽，似辛苦萬狀。無何，隱隱落於頸，垂於胸，蠕蠕於腹際。叟乃亦悲聲曰：「蛇齧我腸胃，當死矣。乞諸君，賜以錢，庶得醫藥費。」眾人咋舌，竟以金錢擲之，得金錢無算。

翌日，訪其故友婁滿兒（即吳王之義子友），待之殊厚，問胡為到此？答曰：「某雖老，頻年伏櫪，髀肉復生。久居山，慕城市繁華，側聞平西王為曠世英雄，六合風雲，擾擾攘攘，非有英雄篤生，莫能收拾。吾靜觀環境，彼滿酋者，漢之匈奴，晉之五不之突厥，宋之契丹，明之日本高麗耳。犬羊異種，寧能土神器，若耿精忠尚可喜輩，滿酋闕下之走狗。屍居餘氣，驕蹇荒淫，王閩王粵，聊以自娛。弗能成大事，兩王兒子皆不肖，飛揚跋扈，過於乃父。將必覆其宗，無能為也。自餘李成棟王輔臣等，以屠伯縮軍符，如以群狼守沿邊要隘，臨其上者，乃為二羊二犬。其有不反噬主人，橫吞百姓者耶。京朝貳臣，暮氣深，慾望重，貪生畏死，流機史書皆弗足齒數。惟吳王膽嗣不凡，龍驤虎視，坐鎮滇南，進可以窺川蜀，並荊湘，沿長江而下，直抵武漢。從此鞭答中原。收復幽薊，即或事機弗順，退可以守金碧雞之險，扼羊牯蠻暮之雄，閉關稱帝王，效南越趙陀故事。大王者，古之吳王夫差、吳王孫策也。下走春秋高，然甚願忍死須臾，得待大王，追隨鞭鐙，庶幾復見漢家官儀之盛，一洗韃靼腥穢之風。雖九死，當瞑目矣。」婁滿兒鼓掌笑曰：「矍鑠哉，是翁也。然翁欲於何官？恐山野性成，弗暗吏治，將奈何？」獵叟失笑曰：「官耶，舞蛇之巧，赤足從山中來，其志將以求官，官亦談何容易？此非吾志也。夫吾不可得見大王，願隨鞭鐙耶。吾雖老悖，曷欲常為官？」婁滿兒侈然自誇曰：「翁即欲作官即亦非難事。平西王，吾之義父也。其寵妃貴嬪，吾之義母也。兒子薦一官，為之父母者，寧靳而弗與，特翁宜自審，量而後入，慮而後進，則翁之志願可遂。亦不致貽薦主之差，區區友誼，竊為此耳。」因命暫駐營中，充教練長，月給俸百金，而徐徐進言於吳平西王。

某日土召婁滿兒，有斯諮詢，丞駕馬，揮鞭以入王之府第。王坐五華山之上凌霄宮，宮之形勢，依山為垣，繞壑為帶，與玉清宮為比鄰。玉清宮者，即陳圓圓夫人之新建別院也。王嬪御雖多，然圓圓老而為豔，王終不能忘情，亦建別殿於其旁，政躬偶閒，救命象輿，穿雲拂霞，甲花徑可以直達。及圓圓寢室，宮中遍種凌霄花，玲瓏流蘇，自遠望之，如赤城建標，日暮明霞，燕為五色之羅綺。王乃以一黃金，徵聘江南名士吳次尾，來滇幾日，為書擘窠大字，以題凌霄宮之篇額。

吳次尾，名士也，亦烈士也，方對與金聲侯朝宗黃淳耀口，鼓吹革命於江淮，與嶺南諸美士相應，方將以鉛筆草檄，誅迎滿人入關之二臣，寧肯以區區一萬金錢，為罪大惡極不忠不孝之逆臣。乘筆作大字，此誠必不可得者。吳王忽發奇想，拜求於圓圓夫人，請夫人視筆書箋，遠貽其夙昔之風塵膩友，按吳尾次流寓兩江。嘗狎圓圓，為詩酒文字交，自言常與圓圓合體，但稱之為膩友。圓圓亦雅重之，稱為吳先生，奉為問字師焉。今吳王乃以箋啟相求，謂此事非圓圓夫人，不能邀吳生之許諾。圓圓大窘，羞赧至於無地。吳王執其玉臂，呵呵笑曰：「卿勿爾，卿未入孤邸中，孤且未識卿。卿亦何應為我守節。此往事，勿介懷，人孰不有故交？胡所用其膺典。」圓圓終弗答，王哀懇之，至於屈膝，圓圓笑曰：「大王闕下，名士多於劍，寥寥二字，寧必吳次尾，是殆興妾為助耳。」王力辯其非是，圓圓卒不忍規之。但以三事為要求，一次尾不來，彼不任咎，二次尾苟來與，妾誓不接見，亦勿強之使面妾，三於臣僚妃嬪前，勿露風聲，道及妾之前事，如是方可秉筆。王一一許之。圓圓乃制為妃青儷白之駢文，貽書次尾，以促其來。王道專使致之，箋啟甚繫縛，不能備載，但其中有數句，略云：虞姬薄命，聞楚歌而每念江東。蔡女長征，望滿族而興懷洛箋。又曰：使大將軍有揖客，見山林遺夫之高飛，為女弟子作豐碑，亦兒女英雄之韻事。圓圓親手書箋，字寫簪花，文成豔藻，芬馨滿紙，悱惻動人，吳王粗獷，固不甚通曉文義者，但使圓圓夫人答應，便爾歡喜無量。侑以五千金，給以關津符節，更貽書兩江總督，請就近造廬勸駕，以促其剋日成行。使者去後，有譖於吳王者曰：「陳夫人怨訕畢札，乃以虞姬自況。而媿大王為楚霸王，以文姬自誇，而詆大王為胡虜，為曹操，近於毀謗乘輿，居心實不可問。」此言一進，在勢必激怒吳王，圓圓必無辜。乃吳王掀髯大笑曰：「鄙哉若曹，咬文嚼字，鍛鍊以人人罪。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？就如者曹所云，楚霸王，曹阿瞞，亦豈易追蹤千古者？餘特不能為項羽操曹耳。」籍曰能之，寧非快人豪舉，叱之便退。人謂吳王搦寵圓圓，至老弗衰，故雌簧之言竟不能入。陳圓圓亦幸矣哉。